



佛說八大人覺經白話淺說

朱汝文

「第四覺知・懈怠墮落。」

四、常行精進覺

常行精進・破煩惱惡・摧伏

四魔・出陰界獄」。

這第四條應該覺知的是說慧業「懈怠」，便要「墮落」。懈是根身的疲倦，怠是心識的放縱，墮落則墮下難上，退後不前。這是說我們修行的人，多犯有一種通病，就是對於慧業，心不勇猛。稍一感到身心有點疲乏的時候，或是經不起外境的引誘，而心意放縱的時候，便敗了下來，落後不前了。華嚴經上會喚懈怠如鑽木取火，火尚未出，便已數次休息，火勢隨即止滅。這就是說明了修行人應覺知慧業的成功，是不能稍為放鬆一點的，稍一放鬆，便落後不前。一旦墮落，則沉淪六道，難得出離了。

所以經文上說：「懈怠墮落，常行精進」。常行就是沒有間斷。精是精純而不夾雜；進是勇往直前。佛讚教經上會喚精進譬如小水常流則能穿石。照這樣的修行，方能「破煩惱惡，摧伏四魔，出陰界獄」。

這裏所說的煩惱，不同於一般人所說的憂愁擔心的煩惱。而是指的貪、瞋、癡、慢、疑、邪見等諸煩惱。因為它們能令心煩，又能作惱，所以叫做煩惱。上面這六種，在佛學的術語上又稱做「根本煩惱」；因為它們是一切煩惱所生起的根本。好像樹的根一樣。還有二十種叫做「隨煩惱」，都是從這根本煩惱上生出來的，好像樹的枝葉一般。我們不必多舉，且就這六大根本煩惱，大概的說一說：

貪是「貪欲」，在上面第二覺知裏已經說過。我們衆生的所以輪轉生死，都是從這貪欲所起。貪欲若不能滿足時，便又發生了「瞋恚」。俗語說得好：「怒從心上起，惡向膽邊生」，那就殺人放火，無惡不作了。諸如此類的人物，你若跟他說一點佛法，告訴他佛法可以解脫煩惱，他又那裏肯聽？要不說你迷信，落伍，便算是好的了。像這樣的人，豈不是「愚痴」不堪嗎？再加上貢高「我慢」，自空一切，除了自己以外，別人的什麼都沒有對的，連歷史上許多聖賢們留下來的金玉良言，也不足爲憑，要將它推翻。可以說慢到了極頂。再說佛法的首要條件是「信」；淨土宗行者若非深信，便不能往生，即使信後仍還猶豫疑惑，便往生邊地疑城。可見信之一字的重要性了。但是愚痴衆生，他們信財色名食睡，信殺盜淫妄酒，信物質的享受，對於佛法卻「疑惑」不信，自願徘徊迷途，輪轉六道，又有什麼辦法呢？不但不信，並且滿肚子「邪見」認假作真，說偏是圓，發無因果，這種邪知邪見，又豈止是一般人的通病呢！恐怕連自稱爲

「佛教徒」的中間，也不在少數吧！所以末法時代的衆生，眞要特別小心了。初學佛的人，尤須先正知見，不可人云亦云，隨聲附和，那就受害不淺了。

摧是摧滅，伏是降伏。四魔者：

一、煩惱魔——貪嗔痴等習氣能惱害身心；二、五陰魔——色受想等五蘊，能生種種苦惱；三、死魔——能斷人命根；四、自在天魔——即欲界自在天的魔王，能害人善事。所謂願者，

本是佛的對待名詞，佛能令衆生續慧命，魔却令衆生斷慧命；佛教衆生精進慧業，魔教衆生放逸懈怠。這四種魔，也就是阻人出世的四種障礙。

陰界獄者，是譬喻詞。陰是指五陰——有情世間；界是說三界——器世間。獄是譬喻五陰三界，猶如牢獄。在牢獄裏受苦的衆生，如果肯來研學佛法，精進修行，便能破煩惱惡，降伏四魔，自然就出陰界獄，得大自由，快樂無窮了。

以上這一覺支，是勉勵行者，要精進慧業，絲毫不懈，才能够跳出輪迴，出離生死。「懈怠」是病，要用「精進」這味法藥對治。才能藥到病除。現在把它列表如下：

第四覺（懈怠（病）——墮落——生死輪迴）
精進（藥）——破煩惱惡
摧伏四魔——出陰界獄

「第五覺悟，愚癡生死。菩薩常念・廣學多聞，增長智慧，成就辯才，教化一切，悉以大樂。」

第五條應該覺悟的是愚痴的人，便輪轉生死。所謂愚痴，即是無明。是指不明事理，不信因果，沒有智慧的人。因為不明事理，便顛倒是非；因為不信因果，便胡作非爲；因為沒有智慧，便難信佛法。像這樣的人，由於愚痴而造種種惡業，還不自知。一生便這樣糊里糊塗的混着過去，一旦命終，就再去輪迴，出入六道，不斷地生死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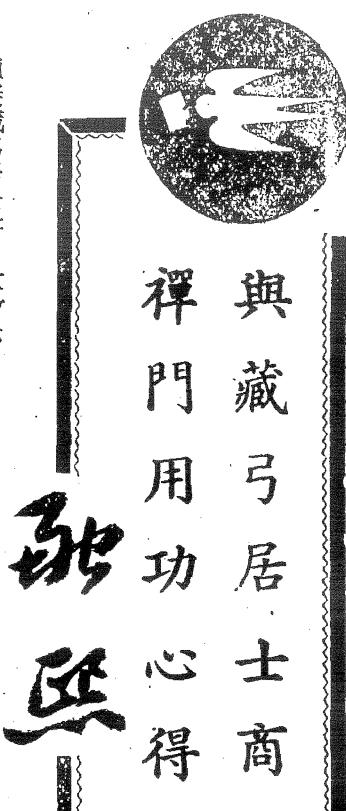
「菩薩常念，廣學多聞。」這裏的菩薩，也可以說是修學菩薩道的行者。廣學是要博究三藏，多聞則要多聽佛法。因為修學菩薩的人是要自度化他，二利兼行的，若不博究三藏，多聞佛法，來充實自己，又用什麼來度他呢？唯有廣學多聞，才能「增長智慧，成就辯才」。

智慧約分三種，第一聞慧，是從多聞經教所成的一種智慧；第二思慧，是有了聞慧，由思考上得到正確的道理而生出的智慧；第三修慧，是有

了思慧，更須依照各種修持的方法，或禪或淨，去切實修行而生出的智慧。

。所以說從廣學多聞，便可增長智慧。有了智慧，自然成就無礙辯才了。因爲度化衆生最要緊的工具，是必具「辯才」。有了辯才，才能說法；若無辯才，又豈能「教化一切，悉以大樂」呢？不過這裏我們要注意的，上面所說的辯才，乃是經過思修三慧中所陶冶出來的，不能與一般的「世智辯聽」同日而語。

大樂者，並不是說世間的這些快樂。乃是能够遠離愚痴，出三界苦，得涅槃之道的究竟大樂。這一覺支是指我人要效學菩薩，先充實自身（求解開慧），然後成就辯才（說法度衆），智慧如同利劍，愚痴無明便不難撥開。現在列表在後：



『近讀藏弓居士書，大致云：轉本體做工夫，終日使得十二時，便是全性起修，全修在性。（2）雪岩高峯二代均於無夢無想時，主人公在何處話，得大徹悟。窃謂此段公案，可爲我輩仿效。一者自己最切要之事，不似其他空泛偏統之類。二者可以隨時自己勘驗。日中夢中作得主否？若未能作主，隨時警策，三者如朱九江先生顛仆失魂，見婦人產子，以非禮勿視，急折回，魂魄復合，翌晨始知夜來所見是個豬圈產子。此便是夢中作得主。大賢立行，歷歷分明，更易解覺。四者賴耶常行，除非睡眠及閑絕。無夢無想則正是睡眠閑絕之時。如此刻提持，似可超彼三乘權學。公法眼圓洞，甚有以指教云云。』

學人得書，喜知居士近益精進，解行相應，不同常士。適樹刊索稿孔殷，特亟走筆奉復，公開商量，亦冀閱者大德法正耳，覆曰：『可見「刻刻提持」亦堪作祖師門下客！』

承示近得醒悟二則，仰見尊座得力處，可喜可賀。此本儒家存養省察狂亂隨情轉，臨終能轉業。奉醒悟不隨情，臨終能轉業。此圭峯約教還蕭相國機之言，尊見正爲契合。人能刻刻檢點，自然寡尤寡悔，便能由戒生定，由定生慧。如是提持，日久功源，醒夢一如，夢中自能作主。故曰「至人無夢」也。今人解莊子；「至人無夢」，無夢。以爲上智下愚皆無夢發，此實大錯。若爾，則上智下愚豈不是無夢？試問孔子夢見周公。莊子夢化蝴蝶。汾陽暗禪師夢俊鷹而得授子青。至人何嘗無夢呢？其實至人無夢，下愚無夢者，禪師夢俊鷹而得授子青。

第五覺	凡夫
普薩	自利（廣學（求解））
	利他（成就辯才（說法））
	無智慧
	不信因果（生死）

無明	不明事理
多聞（開慧）	生死
成就辯才（說法）	
悉以	
大樂	

謂至人夢時同於醒時，故曰無夢。下愚則醒時亦昏昏昧昧，等於在夢一般，則無所謂夢矣！故莊子云：「至人無夢，下愚亦無夢也。」行人刻刻提持，可超三乘權學。此言甚當。到這田地如將馬票時都能作主，工夫穩當。雖我法未忘，已能不墮惡道。到這田地如將馬票勘對，與頭獎號碼相符，貧寒已成過去，富足可立而得。但得彩之後，如何保存？如何使用？如何免禍？如何永享？則智慧尚矣！故宗門向上一路，如黃面漢子一著，所以古人說：「儒門淡泊收攝不來」者，即此一著耳。尸棄佛偈云：

吾人看雪岩高峯二代，均於無夢無想時，主人公在何處？得大徹悟。可見夢時作得主，去這事尙大遠在！趙州說：「若因機逗教，自有三乘十二分教在，老僧惟以本份事接人。」甚麼是本分？本分即是本來。父母未生前無一法可得！所有善惡福罪，有無色空，聖凡人我，都是分別心生，非本來。尸棄佛偈云：

起諸善法，本是幻造諸惡業，亦是幻身如聚沫，心如風，幻出無根無實性。祖師門下，直須把身心盡情放下，如同死人一般，才有相應分。稍涉校量，徘徊檢點，便是功勳過事，贖年不得入門。抗戰八年中，學人于役粵北，公餘常得親近虛雲老和尚。一夕學人搬出許多依經依教的修持方法來請益。雲公曰：「這都是沒交涉的！」學人進叩其故？雲公曰：「何不在念頭，未起前著精彩，豈不省事？」學人聞諭，恍然知非，如霜鏡破曉，春夢無痕，只得耳聾三日。

然則將謂尊云「刻刻提持」是大可不必廢？亦非也。昔僧法達，誦法華經不輟。六祖曉之曰：「汝但勞勞執念以爲功課，何異牽牛愛尾？」法達曰：「若然者，但得解義，不勞誦經耶？」祖曰：「經有何過，豈不爲迷悟在人，損益由己！」可見「刻刻提持」亦堪作祖師門下客！

竿頭。言思路絕，擬議便喪身失命，還說什麼提持不提持！

性著。尊云：「悟心之士云云」，應是破重關漢。不然則所起修，全修在性。到這裏不見有「能」提持之心，「所」提持之法矣！

目光如炬。心細於髮。我輩正好向雪岩高峰公案勇猛觀捕，許有「寒山邊座亦讀樹刊」，時公開求教。狂瞽之言，知每座亦讀樹刊，時公開求教。